

凌晨5点,我被外面骤然飙升上来的汽车轰鸣声吵醒,想起昨夜开窗给房间除异味,忘了关。我关上窗,改装赛车的刺耳声已经远去,我却没了睡意。穿衣喝水,洗漱,随后下楼。从酒店21楼的高处,我看见广场另一边有24小时营业的肯德基。

清晨的乌兰巴托人烟稀少,这座城市正在被寒气侵占。我穿过成吉思汗广场、两条小街,走进暖气充足的肯德基快餐店。这里的肯德基和国内依然有区别,但热咖啡是一样的。喝热咖啡时,我想起昨天初次谋面的那位朋友,他叫哈斯哈图,我还没有来到乌兰巴托之际,他便约我一起吃饭。昨天下午,我们在酒店大厅见面,他带我去一个酒吧喝咖啡,我们谁也想不起来是怎么互通微信的,而且还是在那么早的时候,我跟他说,2007年我都不怎么写作。这事是一个谜。后来他带我走了很久,一个又一个街区,最后到达一条很破旧的街道,在一家门楣低矮、门面土旧的小店里兑换货币。他说乌兰巴托兑换货币还是要找正规的地方,否则会在汇率上吃亏,因为蒙古国图格里克的汇率经常会发生变化。

又是在一家烤肉店吃晚饭。即便我是牧人出身,吃肉是家常便饭,但连续多日餐餐吃肉也真有点吃不消了,自从离开需要天天喝

奶茶的游牧环境,我也有好几年没有喝过这么多奶茶了。我的胆囊哪怕已经割除,但胆管还是隐隐作痛,给我发出警告。

哈斯哈图是个穿白风衣的中年男子,长头发,戴变色眼镜。他告诉我,他从内蒙古到北京,从北京到乌兰巴托,花了40年时间,现在负责陪着孩子,我没问他是女儿还是儿子,实在没有多少插嘴的机会。他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,已经在乌兰巴托举办了一次个人摄影展。他给我看了手机里的摄影作品,他专攻黑白胶片摄影。从我看到的作品中发现,他主要是在乌兰巴托拍摄作品,而且人像居多,老人和小孩居多。但显然,他想和我聊的不是摄影,这早在国内时他便言明,他想和我讲一个他的故事,希望我写成小说。坦白说,我最反感别人给我提供故事让我去写,我觉得无论那个故事多么精彩我都会反感。但哈斯哈图后面又说,你还是别写,我们就聊一聊。你一定会觉得有意思。晚饭后,一壶奶茶上桌,他要聊他的故事。让我吃惊的就在这里,他先来了一段开场白,我很难区分这到底是某一首诗,还是他自己的

## 哈斯哈图的故事

索南才让



此间相逢

原创,反正是及时的记录中,他是这样开始的:我想悄悄地晾晒我那颗幽蓝的心,让它见见光,吹吹风,感受一下我的关照与呵护。往事如烟,我得在那些不时冲撞我的过去的路口,设一道关卡,再立块牌子,写上“前路不通,请勿再来”。是啊,对往事而言,前路已断,它们是往昔一分一秒光线里积攒起来的,一日、一月、一年的旧时光,理应留在原地。在时光的浪潮中,我们见过的那些人,如同南极暴风雪里的小企鹅,迷失了方向,团团转。我在一旁看着,满心难过,却无力相助。我帮不了过去的自己,只能扶持此刻的我,抬手扶一扶眼镜,揉一揉眼睛,继续前行。前方是什么呢?一提及从前,心中便满是歉意。曾以为前方是金光大道,可历经风雨、暴雪的侵袭,道路渐渐隐没。消失之处,草木丛生,灌木、大树肆意生长,还有石头与河流,路却没了踪迹。但我仍要迈步向前,扶着一棵棵树,蹭过一条条河,摸过一块块石头,为自己开辟出一条前行的路。真的,就是如此,令人心生恍惚,又不禁唏嘘。此刻,我想讲讲自己的故

事,却仿佛被什么堵住了嘴,我奋力挣扎,努力冲破回忆之路上的阻碍,让过去如汹涌洪水般奔涌而至,裹挟着我,奔向过去,那便是我一生的三件事。

他说的远不止此,但我能记住的,或者我凭着大概的印象记录的,只有这些了。这是一段迷雾重重的开场白,我看着他一只手握紧手机,一只手扶着膝盖,笔直地坐着,目光盯着桌面始终没有离开,好像那里有他正在念说的文字。进入真正的故事,他要说的是三件事,是三件没有做过的事情怎么影响了他的一生。他虽然说得冗长且有些混乱,但我不得不承认,他的故事的的确确吸引了我,我听得入迷,不知时间流逝。我在乌兰巴托的负责人给我打电话,才发现已经很晚了,但哈斯哈图的故事还没有讲完,他才讲到第二件事。我们只好约在第二天早晨,去一个小公园散步时接着讲。我们在酒店门前分别前,我告诉他,这个故事我会写的,但我不确定会以什么形式写出来,也许它会变成一个发生在中国青海牧区的故事,但我已经想好了名字,就叫“我没做的那三件事”。他欣然同意。

我又点了一杯咖啡,等待着哈斯哈图的到来,我告诉他我在这里,正在回想,并等待着后面的故事。

国外去图什么。他说妻是福建当地人,整天穿着木拖鞋在眼前晃,给她买了一大堆皮鞋就是不穿!出国给她带回连衣裙,她非但不穿,还随手送人了。这样的格格不入,实在没法过了。为啥不离呢?他苦笑说为人师表,家就在校园里,实在丢不起这个脸,只能一走了之。从此他渺无音信,连死讯都是我走过他老屋,邻居告诉我的。我还想着去打听他怎么死的,还无端猜测不会是饿死的吧!只是无处去问。

再也睡不着,起床翻出尘封已久的小提琴,关上门想拉一曲,发现琴弦已生锈,怎么校都拉不准音了。呆呆地望着这架琴,不知如何自处!过去了的,永远无法重现。人死如灯灭。

可似乎并非如此。世上事也许与逝者再无关联,但他们仍会回来,在梦中,在心里。时不时地,他们会牵挂我们,也许没有理由,



借扇阿豹作

悄悄地,他们就来了。而我们,在脑海深处,也还留着他们的影子。望着故人淡淡地去,即使生前并无故事,还是会感到惆怅。人在世上走一遭,见过那么多人,做过那么多事,像他那样桃李满天下,总会留下印记,的确不该无影无踪的。但我还是希望他得到安息,不要这么“辛苦”,老是魂飘万里回来找我,累不累啊!

来上海之前,我听过这座城市的各种传说,上海话就是其中之一。有人曾认真叮嘱我好好学上海话,否则会被孤立。这种刻板印象过于深刻,以至于我现在打下“上海话”三个字,脑海里都会出现一闪而过的消极情绪。当年,年少的我怀着忧惧来到学校。报到当天,当我得知专业里有三分之二的同学都来自上海,我立即上网搜索“沪语速成宝典”。

直到正式开学,我也没买到宝典。与传说不同,我几乎没听到上海话。宿舍里有一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室友。可她联系家人,也从来只说普通话。至于原因,我着实意想不到——从小被家中长辈嘲笑“洋泾浜”。学校倒是常出现带着上海特色的普通话,比如“二班”是“两班”,“按”一下是“qian”一下,45分钟是“三刻钟”……偶尔,这些词语令我茫然。

但仅仅是茫然。我面临的第一个语言挑战与上海话毫无关系。十七年来,我第一次发现,我引以为傲的汉语拼音并不标准。我竟然才得知自己分不清n和l。上海室友郑重告诉我,我将以我为对象,走出专业(对外汉语)实践的第一步。她说得俏皮,而我少年离家,心中终究带着些许窘迫。窘迫促人进步。谁能想到,初到上海,我和上海人学的不是上海话,而是n和l。

回头想想,我第一次对上海话感到无措是在校园之外。那天,我和同学去曹杨影院看电影。付了钱,收银员说了个词儿。那语气,仿佛我欠她钱。我没听懂,就直直盯着她。她皱起两道细眉,板起面孔。同学来自吴语区,大概是听明白了,立即选了座位。事后,我也没问她。我在心中反复咀嚼和推测那语调,应该是“位子”。第四声读作第三声,带着长长的尾音。

工作后,这种无措曾达到顶峰。我经常接到老作家来电。那些带着深沉嗓音的上海话,简直是天书。

我逐渐掌握了沟通技巧。用普通话回答第一个问题,对方就会以普通话作答。很长时间里,我接起电话,仿佛在做听力题。第一句至关重要,甚至决定成败。

当上海话与普通话结合,一切又变得奇妙起来。在果戈里大街的夜晚,一个作家告诉我,我的名字用上海话读来是“纯水”的意思。又一个梧桐絮絮的春天,我走进单位,门口的保安师傅评价我每天走路“笃悠悠”。那时,我仍不会说一句上海话,也不大会听。但我开始喜欢它们译成白话的说法,比如“一天世界”“做生活”“嘎扯胡”

“捣糨糊”……它们既有生活的温度,又带着江湖气息。后来,我得知上海话里还有崇明话、浦东话、金山话等七种分类,它们之间还隐藏着某种鄙视链。我听来仿佛天方夜谭。我想起另一件大学往事。有一个学期,我申请住在留学生宿舍。一日,我和美国室友在电梯里偶遇她的美国同学,他们展开了热情的寒暄。回到房间,室友和我分享刚才的男生带着哪里的口音。原谅我并未听清地名。那是我第一次如此具象地理解“accent”这个单词。但于我而言,他们说的都是需要用力去听的英文,哪里顾得上口音。

不妨换个视角。我至今无法完全分清n和l。但它代表我的来处,是我独一无二的一部分。

调整得恰到好处,在毫厘之间尽显规矩,于细微之处更见匠心独运。三是欧体字的笔画线条饱满且有张力,内敛而含蓄,不张扬却能显示其沉稳清劲的功力。“欧体”从二王书法与魏碑融合而来,既有二王书法的俏丽,又有魏碑书法的稳重,经欧阳询创造,终于形成了秀逸险绝的书体艺术风格。如此精美玉般的“欧体”,好像是腰细腿长的美女,又仿佛是温文儒雅的俊男。这也是历代男女老少临摹欧体字特别多的原因吧!

欧阳询(557—641),字信本,潭州临湘人,南陈黄门侍郎欧阳纥之后裔,在隋朝任太常博士。唐一统天下后,欧阳询归顺李渊,任侍中。之后迁居青楼大夫,给事中,太子率更令,弘文馆学士。他除擅长楷书,在行书、隶书、草书各方面皆有造诣。张怀瓘在《书断》中作极高评价:“八体尽能,笔力劲险。篆体尤精,白冠绝,峻于古人。”欧阳询还与主持编撰《艺文类聚》一书。贞观十五年因病逝世,享年85岁。他留下了楷书代表作《九成宫醴泉铭》《皇甫诞碑》《化度寺碑》与行书《仲尼梦奠帖》《行书千字文》等佳作。欧阳询著有书法论著《八诀》《用笔法》《三十六法》等。



壶中书影

## 欧阳询之楷

米舒

中推崇:“欧阳唐人楷法第一”。明代书画家陈继儒则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:“此帖如深山至人,瘦硬清寒,而神气充腴,能令王公屈膝,非他刻可方驾也”,明代学者赵涵在《石墨镌华》中称欧阳询其碑为“正书第一”。清代书法研究家欧阳辅则赞曰:“此碑(醴泉铭)最为世重,历代评者,俱称为楷法第一。”如此推崇“欧体”者,不胜枚举。

综合而论,欧阳询的楷体为何在历代受如此之高的评价,一是端庄简洁,他巧妙地把行书的流动性与楷书的规整度融为一体。既有铁画银钩的刚劲笔触,又不失圆润含蕴的笔意转折,欧阳询创造出刚柔相济的独特审美意味。二是欧体以精准的点画和严谨的结构相结合,欧体字的长短、向背的精细都

中国字亦称汉字,是中华文化史上的艺术瑰宝。汉字经发展演变,并由多人创造,终于形成中国书法艺术。中国书法艺术五种字体先后顺序是:篆书、隶书、草书、楷书、行书,其中汉末三国书法家钟繇是“楷书鼻祖”,他取隶书方正平直的元素,奠定了楷书的基础,其代表作为《宣示表》。之后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的《洛神赋十三行》,北魏碑刻楷书《张猛龙碑》,都完成了隶书、魏碑向楷书转变的过程,诚如清代书法名家翁方纲所言:“变隶书之波画,加以点啄挑,仍存古隶之横直。”

至唐代,楷书进入黄金时代,唐楷与唐诗成为唐代文学艺术中最耀眼的奇葩。唐楷历代楷法为一体,致使唐楷字体规划严谨,笔画简洁大方,结构方正稳健,形成秀逸精妙的风格。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薛稷被誉为“初唐四大书法家”,欧阳询书写《九成宫醴泉铭》,被誉为“唐楷之首”。后世则称欧阳询、颜真卿、柳公权、赵孟頫为“中国楷书四大家”。“欧体”“颜体”“柳体”与“赵体”为后人学习楷书最重要的四种不同楷模。

在“四大楷书”中,欧阳询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楷”,又称“楷书之极则”。唐代的颜真卿、

## 终于见了一面

叶良骏

走,这时他倒不急了,笑嘻嘻地说:“你不去是吧,我在空白处写上,本处叶良骏稿子未到,让全校都知道你不负责任!”我气得跳起来打他,他跑得快,我打不到追不上,直跳脚。忽然想到他也许真会这么做,这脸丢大

## 七夕会

“一支穿云箭,千军万马来相见。”那时候我觉得这句话仿佛能够劈开天幕,带着一种抗争命运的力量。后来读到《水浒传》,见到“小李广”花荣出场——“百步穿杨神臂健,弓开秋月分明,雕翎箭发进寒星”,花荣“百步穿杨”的功夫往往成为逆转局面的利器。我常想象我也能够有一箭定乾坤的威武。

真正拿起弓,是在草原的一个景区。那里的弓很轻,箭很短,靶子上密密麻麻都是箭痕。我当时连拉弦的姿势都不懂,只凭想象去模仿武侠剧里的样子。结果,箭高高挂在保护网上。工作人员惊慌失措地喊“危险!不能往那边射!”想象中的“百步穿杨”,变成现实版“脱靶千里”!我下定决心苦练射箭。后来,射箭馆在上海兴起,相比草原的侠气,这里更讲射箭规矩。我从头学站稳、搭箭、拉弓、瞄准、控制呼吸。起初,我连三十磅的弓都拉不开,手臂一直抖。为了那一瞬间的稳定,教练让我练背、练肩、练核心技术,每次拉弓都像在和自己较劲,再多一点,再稳一点。那种感觉像极了我的工作——铆

定一个点,用尽全身的力气去保持平衡和冷静,然后爆发出巨大能量。一次弓弦狠狠地弹在我脸上,我的脸颊肿了一个礼拜。我清楚地感受到“力”的存在,要驾驭弓,不靠蛮力,而是靠对身体和心灵的控制。射箭最奇妙的,是对时间的感知会不断加强,像一场漫长的修行。搭箭、开弓、定神、放箭,在反反复复间回到原点。很多时候我会射偏,甚至把箭射到隔壁的靶上。隔壁的箭友喜得一个十环,惹得大家捧腹大笑,原来助人成功也是一种快乐。我最怕的其实是拔箭。箭深深嵌在靶里。每次拔箭的瞬间,都有种恐惧感,但我们仍要拔,因为不拔,就无法再射。有人生恐如此。射出、命中、拔出,再射。我们在循环里一点点变强,一点点看清自己。那股力量不是来自肌肉,而是来自内心的秩序,是回到原点为了积聚再出发的勇气。

射箭时,我常想起花荣。他拉弓时的神情,大概和我差不多吧。只是他面对的是战场,而我面对的是职场。射箭这种运动,带给我的不仅是健身,还有很多感悟。人生的靶心,有时候比百步还远,比十环还模糊。但只要弓在手,我就能找到方向。哪怕脱靶,哪怕被弓弦所伤,哪怕身后并无千军万马来追迫——我仍会继续拉弦,继续瞄准。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,我的路很长,得勇往直前!

凌晨梦见老同学阿顺,非常清晰活生生的样子,心里却清醒地对自己说,他已去世,这是在梦里。

看见他奔过来,气喘吁吁地叫我:“快!行知报还有块空白,大概缺50多字,快去补白。”我翻白眼,这期轮到谁当编辑,应该你写,关我啥事!我只顾看书不理他。他急得大叫,你不去,要开天窗的!我转身就

## 开弓没有回头箭

陶陶

## 健康



夜光杯